**我以為……**

四技資工一乙　　林廷翰　40418248

　　那天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一角，我看到一個老伯拿著一瓶瓶果汁向過往行人兜售。匆忙的腳步裡，似乎沒有停留的跡象。在一旁吆喝的攤販，努力的叫賣，陣陣的烤肉香氣，瀰漫著這停格的一刻。微風徐徐，路燈閃爍著夜空下孤寂的身影，我以為這只是一個沒有開始的結束。

　　殊不知，命運會在這一刻捲起風暴。

　　烏雲不正常地聚集，點點星辰瞬間染成深沉，一股異樣感襲上心頭，我環顧四周，尋找散發出異樣氣息的地方，右手同時按向左胸，那裡有朵黑玫瑰，未知力量的來源。

　　下一秒，某處像是被撕裂開，幾個人憑空出現。

　　眼睛驀地睜大。

　　那……那些人已經不是我以前遇到的敵人。雖然不知道原因是什麼，但我很確定他們不是過去牛頭人身或三頭犬那種低階惡魔，而是高等惡魔，貨真價實的大惡魔。

　　我愣愣地盯著那群人，他們正張望四處，似乎在尋找東西。

　　接著，他們各自散開來，雙手揮過驚愕中的人們，鮮血噴灑，驚叫迴盪在耳邊，竄逃的人撞過身邊，我倒退幾步，甫回神，一個惡魔掠過我面前，衣服被液體濺到，傳來陣陣黏膩的濕熱感，還有一股腥甜的味道。

　　沒有回頭，因為我知道那瞬間發生的事情。

　　站了一陣子，身邊已經沒有活人，只有賣果汁的老伯跌坐在原地，瑟瑟發抖的身子讓人看了好不捨，旁邊玻璃碎片散落，果汁濺灑一地，與鮮血渲染成詭異的紅色。

　　忽然，惡魔們發現那位還活著的老伯，飛奔而去。

　　我趕緊跑過去，還好距離比較近，我還來得及擋住他們。

　　「這裡不是你們撒野的地方。」我按住胸口，順勢拔出一把長劍，指向那群惡魔，劍身閃著黑色光芒，與他們敬拜的眼神相互輝映，「迅速離開，不要逼我殺了你們。」

　　神奇的，他們點了個頭，又撕開一個裂縫，消失其中。

　　好乖！

　　好詭異！

　　放掉長劍，它消失在空氣中，夜空再次恢復星辰點點，但是瀰漫的血腥味無法退散，屍塊隨意散布，分不清誰是誰。

　　被撕碎的身體，就像破碎的靈魂，難以修補。

　　惡魔跟人類不同，他們的雙手可以撕裂潛藏深處的靈魂，所以當身體被撕碎一刻，也就象徵靈魂破碎，我沒辦法治療，只能看著碎片漸漸消失，似煙塵般消失無蹤。

　　默哀幾秒，我回身看著嚇壞的老伯。

　　「伯伯，你還好嗎？」我蹲下，不想再見恐懼與不安的表情，逕自拉起他被玻璃割傷的雙手，仔細看了一下，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，「伯伯，我帶你回家，幫你處理傷口好不好？」

　　老伯似乎已經嚇到失神，沒有回應。

　　我當作他答應，拉著他起身，離開這個充滿鮮血的地方。至於善後的工作，等我離開之後，會有人代替我來處理，這裡將不會留下任何惡魔出現過的痕跡，也不會存有屍塊或靈魂。

　　他們存在的痕跡，會永遠被抹殺掉。

　　這就是我目前的工作──守護者。美其名守護，實際就是遇到敵人時，把他們趕離這裡，然後能救多少人就算多少，死去的就當不存在，一種既是光明的守護者，也是黑暗的隱藏者。

　　其實，我已經忘了為什麼會成為「守護者」。

　　從我二十歲那年，莫名遇上惡魔後，我的人生就被改變，不管當年到底為了什麼而進入這個曾經無知的世界，五年後的現在已成義務，是生活中不可割捨的部分，平靜與祥和遙遙無望。

　　過去的我從不害怕面對這些怪物，但今天我頭一次感到害怕，不是來自他們的恐懼，而是有種被揭開的不安，彷彿隱瞞的祕密被發現。

　　可是，能有什麼秘密？

　　「小姐，小姐。」隱約聽到有人在呼喚我。

　　我回過神來，老伯包著繃帶的右手在面前揮了兩下。

　　「妳的臉色看起來很不好，還好嗎？」

　　「哦，我沒事。」我替他的左手纏好繃帶，拿著醫藥箱起身，「伯伯，你可以在這裡先休息一下，晚點再告訴你的家人，叫他們來接你就可以了。」

　　「好的，妳真是個好心的小姐。」老伯笑得燦爛。

　　「那伯伯好好休息，我不打擾你了。」

　　走出房間，把醫藥箱放回原位，轉身便看見客廳坐著一對男女。

　　「紫，妳還好吧？」他們看見我，兩雙關心眼光立刻投過來。

　　「我沒那麼容易受傷。」我拿了杯水，在沙發一角坐下，「景、晴，你們都知道我的能力，不必這麼擔心。」

　　「願真如此。」他們異口同聲。

　　我微笑。

　　如果有哪天，有惡魔能真正傷到我分毫，想必也是種奇蹟。從以前開始，我跟惡魔對戰不是沒受過傷，但是所有傷口都是我不小心被尖物劃到、跌倒等等，沒有一道傷痕是他們親手傷害的。

　　感覺非常神奇，但就是件事實。

　　「對了，我今天遇到……」他們的目光同時移到我身後，我頓住，回過頭去看，老伯正站在房門前，猶豫著要不要走過來，「罷了，也不是重要的事，你們先離開吧，有空再聊。」

　　「嗯。」他們朝我點個頭，前後離開。

　　待他們離開，老伯才默默走過來，臉色愧疚。

　　「我是不是打擾到你們？」

　　「沒有。」我搖頭，嘆了口氣，萬分無奈，「伯伯，我覺得有點累，先去休息，如果有事記得來叫我。」

　　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一切，只能選擇逃避。

　　真希望一覺醒來，這些都是幻影，但其實我早就知道，當我踏入這個世界的一刻，一切就不會成為幻影，只會更深刻的記住，甚至留下無可磨滅的印記，烙印在心頭。

　　只是我永遠不會想到一覺醒來，我以為的真實都不過是場夢。

　　就像是夜夜縈繞的夢吟，一次比一次更強烈的召喚著。

　　「終於找到了……」夢中，耳畔似乎有人在低語。

　　這個聲音好耳熟，離得好近，好像之前曾經聽過，可是我記得自己是獨自在房間睡下的，難不成是老伯的聲音？

　　不對！這不是！

　　我猛然驚醒，身邊空無一人，夜色依然寧靜。

　　「難道我聽錯了？」我坐起身子，伸了伸懶腰，看向外面，彷彿被鮮血染紅的明月高掛，幾道黑影閃過，不停在空中盤旋。

　　惡魔！

　　我急促地奔出去，一出家門，明明依舊是我熟悉的景色，卻讓我感到深深不同，尤其是站在不遠處的男子，雖然身在暗處，看上去有些模糊，但從他身上能夠清晰地感覺到強烈的魔族氣息，跟今天晚上遇到的不同，是更深沉的黑暗。

　　「終於找到了，我的公主。」

　　他是誰？他是誰？他是誰……我記得，我記得，我明明記得，不，我不應該記得的！不對，我必須記得，他是……

　　「啊！」我頭痛欲裂，腦海有什麼正被喚醒。

　　「不要想了，忘了也無所謂。」有人突然把我抱住。

　　這個溫度、這個氣息……腦海閃過幾幕熟悉又陌生場景，鮮血沿著她的嘴角流下，黑暗被瞬間劃開，狠狠推出去的力道，一切就從那刻被改變，我的記憶和人生都被人竄改，改成如今這般。

　　不！不對！那不是真的！

　　「不！一切都是假的！」我極力否認，掙脫他的懷抱奔出去。

　　我不斷狂奔，往自己的家奔去。

　　那些場景、那些記憶，我都不相信，我絕不可能是魔界公主，我的父母是人類，是真正的人類，我是人類之子，只是比較特別而已，只是擁有能力而已，絕對不可能是異類。

　　對！我是個人類！

　　我邊想著，邊打開家門，卻不敢進去。

　　「你們竟敢窩藏公主的行蹤，被陛下知道，肯定不會放過你們。」有個清脆聲音憤恨的說著，「你們明明知道陛下這幾年為了公主的事，身體越來越差，竟然還不說！」

　　窩藏公主行蹤……那是什麼意思？

　　「我們不是刻意不說，只是不敢隨意妄下斷論，畢竟陛下的身體狀況已經禁不起任何失望，所以想多觀察一陣子，再向您回報的。」景無比恭敬，言語充滿敬畏。

　　「不管如何，總是找到了，剩下的事由殿下親自處理，你們別再插手。」

　　「是。」

　　為什麼，我忽然覺得心痛？聽到陛下身體狀況禁不起任何失望時，有種椎心刺骨的痛，好像是至親受到傷害那般，心臟被撕開，痛覺蔓延四肢、全身，彷彿要侵蝕靈魂。

　　「妳聽見了吧？魔后陛下，也就是妳的母親，為了妳的事鬱積成疾，一直臥病在床，之前刺客偷襲所受的傷一直沒全好，妳捨得陛下繼續這樣下去嗎？」身後傳來幽幽輕語。

　　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」搖著頭，我無法理清思緒。

　　「妳一定知道，因為妳是魔界公主，是兩位陛下最寶貝的女兒。」惡魔的聲音再次響起，似乎從另一個世界傳來，「妳是薇娜，繼承魔王夫婦最優秀血統的公主啊！」

　　薇娜？

　　「這孩子，就叫薇娜，象徵希望與光芒。」

　　……

　　「其實妳不必幫每個孩子烙印，那很傷妳的魔力。」

　　「魔力能補，可性命不能換，這個烙印封了我的力量進去，至少可以在危急時保他們一次，就算累一點也沒關係。」

　　……

　　「走！快帶那孩子走！」

　　「可是陛下您……」

　　「我不要緊，先帶她走，她是我的命，我不能讓她受到半點傷害，快一點帶她走，瑪門！你不聽我的命令了嗎？」

　　……

　　我想起來了，我都想起來了。

　　那晚，母后牽著年紀尚小的我去花園散步，被一支神族軍隊偷襲，她用身體護著我，身上被劍刺傷，也未曾喊過一聲痛，反而冷靜地召來瑪門，割開一道時空裂縫，吩咐他立刻帶我離開，卻沒想到神族竟追到裂縫裡，害得我跟瑪門失去聯繫，墜入人間。

　　而我的養父母，正是當年裂縫中襲擊我們的神族。

　　真諷刺。

　　我以為最愛我的父母，竟然是害我離開親生父母身邊的人，而我這些日子以來追擊的魔族，竟然是我的親族……這世界真是對我開了一個天大玩笑，讓人不得不痛恨。

　　冷笑幾聲，我走進客廳，左手一搧，景和晴立刻飛出去。

　　「公主。」方才聽見的清脆聲音，也就是現出真面目的老伯看見我，不由得驚呼，連忙向我跪下。

　　「瑪門，把這兩個神族拖回去天牢，交給我父王處理。」我冷冷地看了那兩人曾經帶我進入這世界的人一眼，再無感情。

　　變了樣子，變不了氣息。

　　「神族？」老伯驚愕，看向那兩個人，藏不住驚訝。

　　被我揮開的兩人，受到衝擊後，都展現自己雪白的羽翼，美而純潔，象徵著生活於光輝之中的神族，同時代表當年母親染上的鮮血。

　　「瑪門，你帶他們先回魔界，再回來找我。」我朝他一笑。

　　他似乎能懂我此刻的心情，點了點頭，朝空中劈出一條裂縫，迅速地移動，抓住那兩個神族，把他們拖進裂縫中，老伯向我致敬後，跟了進去，裂縫瞬間消失，回歸於無限沉寂。

　　我走向窗邊，遠方露出一線曙光。

　　這裡有魔界永遠看不到的光芒，也曾經讓我擁有最溫柔的幸福，但今天一切卻破碎了，就像夢寐般，總有醒來的一天，醒來便萬劫不復。

　　我以為，我是守護者，卻不過是殺害親族的殺手。

　　我以為，我擁有最疼愛我的父母，卻不過是傷害親生母親的兇手。

　　我以為，這裡是我的歸屬，卻不過是被逼迫來到的藏身處。

　　太多的我以為，太多的夢境，拼湊成現實的假象，真實得令人難以看穿，但再真實，也會被拆穿，就像白天總會來臨，星辰總會黯淡，蒼穹總會籠罩在無限光輝之下。

　　「薇娜。」身後傳來一道親切女聲。

　　我回過身，陽光灑滿我的視線。

夢境，終於沉寂。

**（指導老師：張順良）**